

贺绿汀与《游击队歌》： “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”

乔忠延

在村里小学读书时，有一节课让我难以忘怀，那是在学习课文《游击队歌》时。

我们都是神枪手，
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；
我们都是飞行军，
哪怕那山高水又深。

课文读起来朗朗上口，教这篇课文的是从师范学校来实习的一位女老师。她读着读着，把两条小辫子一甩，亮开歌喉唱开了。她先唱一遍，再领着我们学唱，六十余载过去，那欢悦的场景还在我眼前熠熠生辉。

不过，那时的我们并不知道，这首《游击队歌》就诞生在山西临汾县的刘村。临汾县如今更名为临汾市尧都区，刘村与我们在教室里欢歌的城居村也就是一箭之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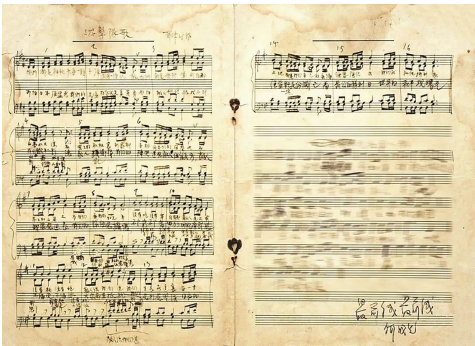
我学唱《游击队歌》是在1959年，而贺绿汀先生在油灯下写出这首歌曲是在1937年。

1937年，贺绿汀34岁。这位从湖南乡下一路坎坷走到大上海的农家子弟，在音乐界已经小有名气。1934年，他创作的《牧童短笛》获得了中国风格钢琴曲一等奖，这首具有成熟民族风格的钢琴曲让无数人记住了“贺绿汀”这个名字。

当时，日本军队侵占了东北三省，正企图进一步吞并中国大地。贺绿汀发出了愤怒的呼喊，一首为在日本工厂务工儿童谱写的歌曲《谁说我们年纪小》广为传唱：

小姊妹，小兄弟，大家牵手向前跑。跑跑跑，跑跑跑，用力跑来用力跑。一跑跑到战场上，齐将敌人扫！跑跑跑，跑跑跑，谁说我们年纪小？

贺绿汀矢志投身抗战洪流，加入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队，决心用一腔热血报效祖国。他被编入第一队，即救亡一队，成为抗日战争宣传团队的一员。



图为《游击队歌》手稿。

曲《全面抗战》：

我们的血愿流在一起，快武装起来，四万万同胞，用我们的血肉和新的武器，抵抗到底。

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，争取最后的胜利！

一路前行，一路激愤。背井离乡的难民，拖儿带女，不知何处是安身的净土。每一趟西去的列车驰过，车厢上都趴满了无家可归的人们。可恨的侵华日军把国人逼进了灾难的深渊。这家国苦，这民族恨，无时无刻不在激怒着救亡一队。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歌唱，歌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《全面抗战》；他们随时随地都在演出，演出《八百壮士》《上海血迹》。每支歌曲，每次演出，都会激发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“誓死不当亡国奴”的愤怒吼声。

血与火的残酷现实，锤炼和锻造着贺绿汀及同仁们的心灵。

作家刘白羽曾在回忆录中提到，1937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他和贺绿汀同住一屋。贺绿汀迟迟不睡，披着一件黄呢子大衣，伏在炕桌上的小油灯下写写画画，还低声吟唱。刘白羽一夜似睡非睡，不时睁开眼睛，每次都看见贺绿汀伏案勾画，时而挥舞着胳膊，像在指挥表演。次日一早起来，即听见了贺绿汀兴奋地歌唱着。《游击队歌》就这样诞生了。

一个夜晚，一盏油灯，贺绿汀便创作出了活力四射、久唱不衰的歌曲，当然是神来之笔！但追索贺绿汀的足迹，就能明白，神来之笔并非偶然所提，而经过了长期的积累。

贺绿汀一行从上海出发时，身后炮声隆隆，火车行进中相伴的是敌机的轰鸣声。在南京住下后，可恶的敌机仍在乱扔炸弹。第二天转乘客轮去武汉时，塞克将一张纸片递给贺绿汀，他一看便激情喷发，沉溺在丹田的呐喊与塞克的歌词交融为一体，这就是歌

到达西安，救亡一队的演出场场爆满，可大家更想到前线去，与鬼子真枪实弹地拼杀。

这样的请求得到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支持，他们转身东行，来到了黄河南岸的潼关。

跨过黄河后，面对更严峻的抗战形势，贺绿汀的激情中加进了冷静的反思。原来那个单一的“打”字变成了“如何打”：如何打才能打得日寇心惊肉跳，尽快滚出中国去？

至此，贺绿汀进入了创作《游击队歌》的孕育状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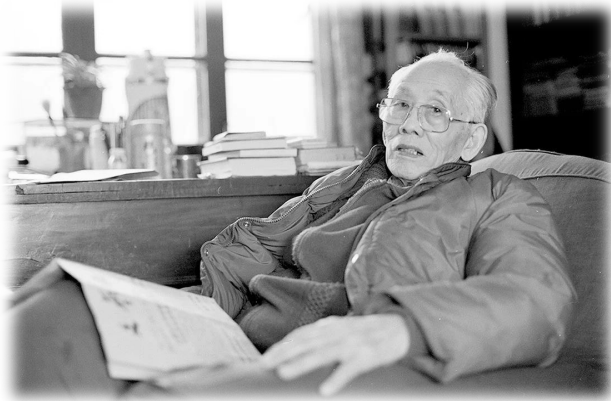
从风陵渡上火车，但火车到临汾后不得不停了下来。太原失守了，所有指挥机构都退踞临汾。贺绿汀一行心情沉重地走进了距离临汾城西十里路的刘村，安身在秦家大院。

但刘村的情形正好相反，到处昂扬着朝气蓬勃的气息。原来，中共中央北方局、八

路军驻晋办事处、八路军学兵队和正在组建的炮兵团都云集这里。大兵压境，这里却没有丝毫惶恐，一切有条不紊，忙而不乱。刘村军民对胜利充满信心。

这天，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主任彭雪枫来到了救亡一队的驻地。热情的彭雪枫向他们介绍了抗战局势，“持久战”和“游击战”这两个关键词，像两粒闪光的种子播种在贺绿汀的心里；同时闪光的，还有两个经典战例——平型关伏击战和夜袭阳明堡战斗。

在彭雪枫主任的讲述中，贺绿汀才明白平型关伏击战获胜的过程和意义。平型关伏击战一举歼灭日军1000余人，史称“平型关大捷”。等到日寇增援大队到来，我军已携带缴获的枪支弹药胜利转移。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来如闪电，去如疾风，这就是游击战的神威！夜袭阳明堡日寇机场，同样也发挥了游击战的神威。



图为贺绿汀。

八路军总部炮兵团成立于临汾刘村镇北卧口村的火星庙。庙院摆满了八路军缴获的物品，有各种枪支，还有平型关伏击战缴获的敌军大炮。往昔日寇杀害我同胞的武器，将成为打击敌人的利器。贺绿汀看着大炮，早已热血沸腾。也正是在那一夜，贺绿汀创作出了《游击队歌》。

八路军学兵队是八路军总部新成立的培训抗日人才的机构。大队部也驻扎在秦家大院，时任学兵队的音乐教官是曾任中国文联主席的周巍峙。贺绿汀递上《游击队歌》，周巍峙刚接过去，已兴奋地哼唱开来——

……

在密密的树林里，
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；
在高的山冈上，
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。
没有吃，没有穿，
自有那敌人送上前。
没有枪，没有炮，
敌人给我们造。
我们生长在这里，
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的，
无论谁要强占去，
我们就和他拼到底！

且不说轻快的节奏、跳跃的旋律，一听就激动人心；更难能可贵的是，旋律中飞扬的歌词，既鼓动战士们勇敢杀敌“拼到底”，还启迪热血儿女要敢打会拼，去高山冈，去密林中，神出鬼没打鬼子。只要不畏艰难，不怕困苦，就会无往而不胜！

周巍峙带着贺绿汀一起教唱这首新歌。学员们满怀激情，放声歌唱，唱响了打好游击战、以苦为乐的雄心壮志。

《游击队歌》的第一次公演，是在1938年初。当时，八路军总司令部在临汾附近乡下开高干会议，晚会上，朱德、任弼时、刘伯承、徐向前、贺龙等将领坐在前排观众席上。

当天演出的节目名录有一大串。节目中准备最不充分、伴奏最寒酸的，当数《游击队歌》。为他们伴奏的是口哨，吹口哨的，正是后来参与创建北京人艺并任人艺副院长兼总导演的欧阳山尊。

演唱队登场。贺绿汀双臂挥动，示意开始，欧阳山尊的口哨随之响起。演员们和着节拍放开歌喉，唱到第二段，台下不少人瞪大了眼睛——

四万万同胞齐武装，
不分党，不分派，
大家都来抵抗。
我们越打越坚强，
日本强盗正在走向灭亡。
待到最后胜利日，
世界的和平见曙光！

贺绿汀挥舞的双臂猛然收拢，台上顿时鸦雀无声。台下，如雷掌声猛烈响起，经久不息。演出结束，朱德总司令接见演员，赞扬这首歌：“写得好！”

《游击队歌》大获成功。从此，歌声随着将士们的足迹飞扬在战斗的前沿，也飞扬在之后每一代中国人的心中。

本版图片来源于百度网